

馬元臺
張隱庵

合注素問靈樞

三



黃帝內經素問合纂卷之五

錢塘張隱庵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痿論篇第四十四

內詳五臟之痿必始于肺其本臟自有所合其成痿各有其由其驗之有無身弱舉動不能若委棄不用之狀夫五藏各有所合痺從外而合病于內外所因也痿從內而合病于外內所因也故帝承上章而復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

復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

夫形身之所以能舉止動靜者由藏氣之營養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也肺屬金于筋脉骨肉也是以藏病于內則形痿于外矣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也

生燥而葉焦矣肺主皮毛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也

毛脉合指行氣于藏府是五藏所生之精神氣血所主之皮肉筋骨皆由肺藏輸布之精液以資養皮

膚薄著則精液不能轉輸是以五藏皆熱而生痿也

薄著毛岐天焦者者皮毛燥者而無生轉之氣故曰若則生痿也

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挈經縱而不任地也

而管陰陽需筋骨以利關節故經脈虛則樞折于下矣經折即骨折而不任地也

安于地骨折者節緩而不收故筋骨難挈不收是經縱縱而不能任地也

膜乾則筋急而變發為筋痿

乾則學急而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痿

發為肉痿矣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痿

同學高世士宗泰訂
門人王弘長子方板正
黃紹地載華

臂必亦反

以上論肺
熱葉焦而
以五藏之
熱此下論
五藏各有
脉內而自
成脉肉筋
宜太痿

此言五藏各有所合故五藏熱則其所合者有皮毛焦而為痿
正以五藏皆有所合故五藏熱則其所合者有皮毛焦而為痿
五藏之痿皆始于肺而後四藏之痿所由成試以肺痿言之肺痿者皮毛焦也
金而大來乘之肺葉皆焦凡皮毛皆虛弱急薄矣着而不去則肺為燥為火獨炎上凡受熱氣足學而不得
伸或成痿變之證矣○又以心痿言之心痿者肝痿也正以心氣熱則火獨炎上凡受熱氣足學而不得
而上則下脉虛之下脉虛則生脉痿心痿者肝痿也正以心氣熱則火獨炎上凡受熱氣足學而不得
也○又以肝痿言之肝痿者筋痿也正以肝氣熱則胆在肝之短脈而相火獨炎上凡受熱氣足學而不得
而乾燥筋膜乾燥則拘急而掌痿之為筋痿也○又以脾痿言之脾痿者肉痿也正以脾氣熱則胃在脾之短脈而相火獨炎上凡受熱氣足學而不得
胃以膜相連故胃乾而渴脾主肌肉今熱薄于內肌肉不仁不仁者不知痛痒故發之為肉痿也○又以腎痿言之腎痿者骨痿也正以腎氣熱則腰為腎府故腰脊不舉腎主骨則骨枯而髓減發之為骨
痿也大凡曰痿者皆有痿變之義而唯肺痿名曰痿變其餘脉筋肉骨皆成此
痿亦不免于痿變則知痿變為病之同肺氣為病之本矣下文首股乃詳言之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

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此之謂也
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此之謂也
主之上而為心之華蓋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心志靡盬而火氣炎上肺為心之蓋金受火刑即發喘鳴
而肺熱葉焦矣肺熱葉焦則津液無從輸布而五藏皆熱矣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而發為痿者此之謂
也○肺下經本病篇有此語也○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此以
論心肝脾腎各有因自而成痿也胞絡者胞之大絡即衝脉也衝脉起于胞中為十二經脉之海心
主血脉是以胞絡絕則心氣虛而上下之氣不交矣故本病篇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即本
精為神悲哀太甚則動心氣動則上下之氣不交矣故本病篇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即本
以胞絡絕而陽氣內動心氣動則上下之氣不交矣故本病篇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即本
經第七十三篇之本病論大經絕之六絡絕乃血室中焦之汁奉心化赤流溢于中從衝脉而上循背淫
者貫于脉中循腹右上行者至胸中而散于脉外充膚熱肉生毫毛是胞絡之血半行于脉中半行于肌
膝脉外之血少則為肌痺脉內之血少則為脉痿是胞絡之血從大經而下先傷皮膚氣分之血而復及
于經脉之中故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脉痿是胞絡之血從大經而下先傷皮膚氣分之血而復及
正此血也此卧出而風吹之血凝于膚者為痺再按男子絡唇口而生鬚鬚女子月事以時下者肝經衝
脉之血也是以崩洩或大吐衄而不致于死若心主脉中之血一息不運則機絨窮一毫不續則腎衰判矣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

此論肝氣自傷而發為筋痿。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外則從大內動入房太甚。則宗筋弛縱。是以發為陰痿。及為白淫。白淫者。熱大盛而注精自出也。故下

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下經即以下七十三篇之本病論。今遺亡矣。言本篇所論筋有漸於濕。以

水為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為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也。有漸於濕。以

氣之中于下也。以水為事者。好飲水漿。濕濁之留于中也。若有濕濁之所。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

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含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為骨痿。故下

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此論勞倦熱渴。而或骨痿也。遠行勞倦。則傷腎達大熱。則暑暍傷陰。渴則陰

虛。足不任用于身。而發為骨痿也。按此胞絡者。乃胞絡宮之胞字。正婦人受胎之所。彼手脈虛心色

此承上文而言。肺痿為諸痿之由。又詳諸痿之所以成也。上文所重在合故。揭皮脉肉筋骨為五藏

之痿。此節所重在諸痿之由。故較上節為更詳也。言肺痿之所以成也。上文所重在合故。揭皮脉肉筋骨為五藏

其病始於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驚火炎旺。發為肺痿。鳴金得大而有聲也。時則肺熱葉焦。發為痿。然

五藏之痿。皆成痿。雙定由于肺熱葉焦。而始古語有之。特以皮毛之痿為肺經本藏之痿耳。○脉痿之

所以得者。奇病論云。胞脉者。繫于腎。熱則心氣急。胞之絡脉阻絕。衛氣不得外出。而動于其內。所

以惟胞絡繫于腎而屬于心。故悲哀太甚。則心氣急。胞之絡脉阻絕。衛氣不得外出。而動于其內。所

於心主血脉者。從下崩潰。數度其血。故本病篇云。血脫過多。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脉痿。此也。○

筋痿之所以得者。肝主身之筋。膜思想既已無窮。所願不得。遂其意。入淫于外。或下淫入房。太甚。宗筋

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脫心熱者色赤而絡脉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痛

此言別五藏之痿當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

論言即本病論中之言也帝以伯言痿病之因于藏

何獨取于陽明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

陽明者水穀之海也

受氣于陽明故為藏府之海宗筋者前陰也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諸筋皆于陽明

屬于節主束骨而利機關宗筋為諸筋之會陽明所生之血氣為之潤養故諸痿獨取于陽明也

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

谿谷者大小分肉腠理也

任血為不復而發不生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

宗筋循腹上行而復會于氣街氣

街者腹氣之街在衝脉于臍左右之動脉

間乃陽明之所主故陽明為之主長主也皆屬於帶脉而絡于督脉

衝經循于上下皆屬帶脉之所約束督脉起于會陰分三歧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弛而

為任衝而上行瘦背是以衝任少陰陽明與督脉皆為連絡

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陰陽經脉皆屬帶脉之所約束如帶

脉不能足引則在下之筋脉縱弛而

用矣

此言治痿獨取陽明者以陽明虛則宗筋不能引帶脉而為痿也帝意五藏之痿似當分經以治之

然論言治痿獨取足陽明胃經者何也伯言宗筋在人乃足之強弱所係也但陽明實則宗筋潤陽

明虛則宗筋燥所以獨有取于陽明也蓋陽明為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者謂陰莖中陰骨上

下之堅筋也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以腰為一身之大關節屈伸所司故曰機關則宗筋所係之重如此

一世疑宗筋即為前陰按脈論有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則宗筋不可以前陰言彼衝脉乃奇經之一

為經脉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肉之大會曰谷肉之小會曰谿凡陽經陰經總與

陽明合于宗筋

肉之大會曰谷肉之小會曰谿

凡陽經陰經總與

陽明合于宗筋

肉之大會曰谷肉之小會曰谿

凡陽經陰經總與

宗筋而相會。會于陽明經之氣衝穴。所以陽明為之長也。帶脉亦奇經之一。起于季脇。回身一周。此宗筋者。與帶脉而相屬。與督脉而為絡。正以奇經入脉。任衝督三脉。皆起于會陰之穴。而帶脉亦相連屬也。故陽明虛則宗筋弛。而不能牽引帶脉。故足痿而不能舉。然則足痿而不能舉者。由于陽明之虛。則治痿獨取陽明者。宜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脉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

曰。善。通利五藏之法。雖取陽明。而當兼取其五藏之榮俞也。各補其營者。補五藏之真氣也。通其俞者。通其經氣也。五藏之氣。外應四時。各以其四時受氣之月。隨其淺深而取之。其病已矣。按診要經終篇

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

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故春刺散俞。夏刺絡俞。秋刺皮俞。冬刺骨俞。春夏秋冬。各有其刺。謂各隨其五藏受氣之時。月合其深淺而取之。不必皮痿治皮。而骨痿刺骨也。

此言治痿之有法也。蓋筋脉骨肉。各以其時而有受病之月。如肝受病于春。為筋痿。心受病于夏。為

脉痿。脾受病于至陰。為肉痿。肺受病于秋。為皮痿。腎受病于冬。為骨痿。今日獨取陽明。又必兼取所

受病之經。假如治筋痿者。合胃與肝而治之。滿陽明之榮穴。內庭。肝之榮穴。太衝。谷。肝之

俞穴。太衝。調其虛實。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和其逆順。補則逆取。瀉則順取。則病已矣。他如心之榮穴。少

府。俞穴。神門。脾之榮穴。大都。俞穴。太白。肺之榮穴。魚際。俞

穴。太淵。腎之榮穴。然谷。俞穴。太谿。是皆與胃而兼取者也。

厥論篇第四十五

詳論寒厥熱厥之分。及手足十二經之各有其厥。故名篇。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逆則亂。故忽為眩仆。卒不知人。此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為

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陰陽之氣。逆則亂。故忽為眩仆。卒不知人。此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為

寒厥。此言厥病之分。寒熱者。以足之陰陽二氣。皆從下而上。是以寒厥。少陰氣盛而厥之。所以為寒。三陰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也。三陽經氣衰於下。則陽氣

則陰氣衰。陽氣盛而厥之。所以為熱。下者足也。

經云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五臟從陰陽二氣發原于少陰腎臟衝脈與少陰之大絡入足下出指間蓋氣從經而下故從并火而出于脈外故曰所出為并復從指并而循經上行故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裡

前明者腎之風此言陰而三氣由中焦陽

帝曰熱厥之為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
足下足心也熱為陽厥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

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
足下足心也熱為陽厥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

內論曰三陽為表三陰為裡蓋太陰為諸陽主氣少陰為諸陰主氣也
此言熱厥之熱在陰分者以其陽勝陰也帝問熱厥之熱宜在陽分而反在足下熱者何也正以陽

之端並循五指之表而上行故肝脾腎之為陰脈者集于足指之下而聚于足心其所行
者皆陰分也惟陽經氣勝則陰經氣衰陰不能勝其陽所以熱厥之熱必起于足下也

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
上節論陽勝于陰則為熱厥而寒厥起于陰之故伯

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裡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
足少陰之血氣起于五指內側之端裡者內側也集于膝下者三陰交于踝上也聚于膝上者三陰經

手足之六經而不合于手者何也
此言寒厥之厥上于膝以其陰勝陽也帝問寒厥之寒宜在足下反從五指而上于膝者何也正以

小指之下針起足心並循五指之裡而上行循股陰入臍其所行者皆膝上膝下之裡也推陰經氣勝
則陽經氣衰陽不能勝其陰所以寒厥之寒從五指至膝上寒但內屬陰分故其寒也不從外之所入

之所出也
之所出也

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
此下二節論寒厥熱厥之因寒

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
宗筋根起于脈中內連于腎藏陰陽二氣生于胃府輸于太陰藏于腎藏太陰陽明合聚于宗筋者

之所合論熱厥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是陰陽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
二氣本于先天之下焦而生于後天之下焦也

也
也

明太陰之所生而聚于腎藏

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此言寒厥之因。因虛其

之時。陰氣外感。此寒厥人者。因恃其質壯。過于作勞。則下氣上爭。不復藏于下矣。陽氣上出。則陰氣之精

氣亦溢于下矣。所謂煩勞則張精厥也。邪氣者。謂陰氣水寒之邪。夫陽氣藏于陰。藏精陽外。出則陰寒之

邪因從之。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此言氣因于中

而上下失。然指下焦之氣。為陽明釜底之燄。如秋冬之時。過于作勞。奪其陽氣。爭擾于上。陰寒之邪。又因而從之。則

中焦所生之陰。亦衰不能營于經絡矣。中下之氣不能互相資生。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

也。此項曰。此言參于脈外。營者。營于脈中。營氣宗氣皆精陽之氣。發行于脈中。諸陽之氣。炎參于脈外。非獨衛氣之行于脈外也。

此言寒厥之由。以腎經縱然。而然也。前陰者。陰器也。外腎也。宗筋者。陰髦中。橫骨上下之莖筋也。足

太陰脾經起于足大指之端。由內踝上膝。股內前廉入腹。足陽明胃經支者。起于胃口。下循

腹裡。下至氣衝中。而合以下髀間。抵伏兔。下膝。膝中。下脛。脛外廉。下足。時入中指內。問前陰者。本宗筋

之所聚。而太陰陽明之脈。各入于腹。皆與宗筋而相合者也。大凡入處。春夏之時。則三陽經之氣多。而

三陰經之氣少。處秋冬之時。則三陰經之氣多。而三陽經之氣少。此寒厥之人。必恃其質壯。而秋冬多

陰。以奪于腎經之用事。是在下之腎氣。乃因強力而逆。與上焦之氣相爭。不能復如其舊。其精氣為之

益下。故寒邪之氣。因從上爭之氣。而齊上也。蓋由腎氣既因于中。秋冬三陽本衰。而至此益衰。不能參

營其經絡。故陽氣日損。陰氣獨在今寒邪入之。則手足皆為之寒。有宜也。按靈樞終始篇第十九節

寒熱病篇第十三節。有刺寒厥法。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

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於四支也。此言熱厥之因。因得其中焦所生之

之皮膚。先充絡脈。夫衛氣者。穀之悍氣也。酒亦水穀悍熱之液。故從衛氣先行於皮膚。從皮膚而充于絡

脈。是不從脾氣而行。于經絡。故絡脈滿。而經脈虛也。夫飲入于胃。其津液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于肺。通調

于經脈。四布于皮毛。是從經脈而行。于絡脈。從絡脈而散于皮膚。自內而外。酒入于脾。脾氣散精于肺。通調

陰陽二氣
發原于下
而生于中
復藏于下
慈以傷其
腎精則中
焦之虛氣
日損傷中
焦之脾胃
則下焦之
腎氣日衰

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偏於身。內熱而弱亦也。夫酒氣盛而慄悍。腎

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夫飲酒數醉。則得熱之氣。反從外而內。而酒氣聚于脾中矣。若飽

中矣。氣聚于中。而不得散。酒氣與穀氣交相侵薄。則熱盛于胃中。脾藏不能轉輸其精液。而穀氣聚於脾

胃之飲食。不能游溢精氣。下輸膀胱。故內熱而溺亦也。夫腎為水藏。受水藏之精。而藏之酒氣。熱氣而

得則腎藏之精氣日衰。陰氣衰于下。而陽氣獨勝于中。故手足為之熱也。男壯境口寒。則因失其所藏

之陽。而致中氣日損。熱厥因傷其所生之陰。而致腎氣日衰。當知中下二焦。互相資生者也。男應略曰。上

古之人。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今世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是人

之所當調養者。陰陽精氣耳。苟得其養。可同歸于生長之門。苟失其養。則為暴仆卒厥。

此言熱厥之由。以腎經縱慾。胃經縱酒。而然也。蓋凡酒入于胃。則絡脉滿而經脉虛。按靈樞經

篇云。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脉。以絡脉橫行。經脉直行。酒往慄悍而溢。故絡脉滿而經脉

既滿。則經脉必虛。彼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腎屬足少陰者。以慾而虛。胃屬足陽明者。以酒而

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氣下陷。而不和。胃不和。則脾氣亦衰。穀氣不得化為精微。之氣而運之

以行于四肢矣。何也。此熱厥之人。每為醉飽。以入房。下氣上爭。聚于脾中。脾胃既受穀氣。又受酒氣。熱

盛于中。故熱滿于身。自內形外也。其內熱以溺亦為驗。夫酒氣本盛。而慄悍。惟腎陰既衰。胃陽獨勝。手

經

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暴不知人。卒然昏瞶。或仆

氣行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陰氣盛于上。謂中焦之陽氣。亦虛。陽虛于下。是以腹脹

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下氣謂下焦之元陽。邪氣謂

謂陰氣虛。而陽氣獨勝也。陽盛于上。則下氣重。上下氣上聚。則寒邪隨之而上。逆逆則陽氣亂于上。而卒

經

此言

觀之

是足

足所以腹中脹滿也。陽氣者，由上文觀之，則是足陽明也。足陽明酒氣盛于上，足少陰腎氣又上，復邪氣從之而上，則邪氣與陽氣為逆。逆則陽氣聚，陽氣聚則昏暈而不知人也。夫曰陰氣盛于上，則腹脹滿者，乃上文之寒厥，陽氣盛于上，則不知人者，乃上文之熱厥耳。

帝曰：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

上節論陰陽二氣之厥，故帝復問其經脈之厥狀。馬病能者，能為諸脈作病者，皆屬奇恒。因于能厥，故列于厥論篇中。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踵首頭重，足不能行。陽明之厥，則口乾，溺赤，身熱，不能食。少陽之厥，則暴聾，頻腫而熱，脇痛，不可運。太陽之厥，則腹滿，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太陰之厥，則腹脹，身重，不能行。少陰之厥，則心痛，胃脘痛，不可運。厥陰之厥，則少腹脹，腰膝痠痛，不可運。

此病在經而轉及于氣，分故曰食陽明之厥，則顛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此病在經而轉及于氣，分故曰食陽明之厥，則顛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此病在經而轉及于氣，分故曰食陽明之厥，則顛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

治之如經氣或起于足，故止論足之六經焉。以針經有運篇云：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則能同用本以治之。此言足六經之厥，厥病能也。首踵頭重者，以其脈自目內眦上額交顛從顛絡腦也。其足不能行，者以其脈之循腰脇內挾脊抵腰中，其支者過髀樞貫膈內出外踝也。發為胸脅而仆倒乃上。

此言足六經之厥，厥病能也。首踵頭重者，以其脈自目內眦上額交顛從顛絡腦也。其足不能行，者以其脈之循腰脇內挾脊抵腰中，其支者過髀樞貫膈內出外踝也。發為胸脅而仆倒乃上。

三陰俱

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

三陰俱逆是陰與陽別矣不得前後者陰閉于下也諸陽之氣皆生

故主三日死謂三陰之氣絕厥也若厥太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

在經脈則為厥狀病能而不至于死矣太太陽主諸陽之氣陽氣上逆則

嘔血陽熱在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之氣厥逆于上則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腹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

張兆璜曰
不能者言
名病之形
觀也

故發症也男兆端曰手之三經獨心主少陰榮陽明少陽合論者何也曰天之五氣化生地之五行故發症以生人之五臟五藏配合五臟以應五方五行六氣是以論手心主而兼于少陰六府者心主與三焦為表裡俱有名而無形合為六藏六府復應天之行六氣是以論手心主而兼于少陰論手陽明而合少陽也曰手厥陰為心藏之配絡固可合併而論手陽明與少陽並論者其義何居曰三焦者中瀆之府也中上二焦並出于胃口下焦別行按全元起本證作痙按症言賊傷寒論有則痙手足瘳于陽明之迴腸而出故論手陽明而兼于少陽也

痙 痙音敬風盛病也此腫痙當以痙為是後世因書者

此言手六經之
脉之起于中焦

此亦治其主病者耳。○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陽三焦經之脈逆發喉痺及噎腫瘰癧者。以大腸之脈從缺盆上頸手少陽之脈從腹中出缺盆上項也。此亦治其主病者耳。

能音耐禮樂
能通用陰陽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癱者診當如何

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于終始可以橫行方威哀論曰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靜上觀下觀可入正邪別五中部按脉動靜循尺骨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蓋言本經之上經論氣之通于天下經言病之變化臨病之士審證辨脉察色觀形分時佳氣別正邪邪再當比類奇恒合之病能診可十全方為得道是以本卷一十五篇自熱病論至厥論論症

馬玄臺云蓋五藏為陰各藏其精藏有所傷及諸所之端向之義則藏傷而精耗者則不安也必精有奇各在本藏而無失則卧斯安矣奇者藏也如肝藏魂肺藏魄之類然凡卧有不眠者血不歸肝營氣以燥而酒亡衛氣不能入于陰此人之所以不能懸其病也懸者絕也主師曰奇恒之病病

病之變化而以奇恒四篇續于其後謂疾病變化之外而又有奇恒之病診恒病之脈證又當合參之病能庶不致有互過四失之誤首論胃既離者言榮衛血氣由陽明之所生血氣壅逆則為離臟之病外感四時六淫內傷五志七情之不同也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其盛則熱胃脈者手太陰之右關脈也人迎者結喉兩旁之動脈也蓋胃氣逆則不能至于手太陰而胃脈沉細矣氣逆于胃則人迎甚盛人迎甚盛則熱聚于胃矣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腕為離也

此言診胃腕有離之脈胃腕則沉細而人迎則甚盛也蓋胃為水穀之海其經多氣多血脈見右關手其脈見于左寸今右關沉細而人迎甚盛則是熱聚胃口而不行耳按靈樞經脈篇謂人迎大三倍于寸口則胃經為寔即此二脈以驗之而知胃腕之有離矣

帝曰善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此言和而卧不安也夫五藏所以藏精者也精者胃府水穀之所生而分走于五藏如藏有所傷及精有往所而不受則為卧不安矣蓋五味入胃津液各走其道是胃府所生之精能分寄于五藏則安逆留于胃即為卧不安之病上節論胃中氣逆則為腕離此言胃府精逆則卧有所不安是奇恒之道如藏機玉衡神轉不回如回而不轉則失其相生之機如有所留阻則為癰逆之病故人不眠少空懸其病也男兆瘕曰夫百病之始生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之精有所飲食居處而又有奇恒之病故人不眠少懸其病有之為句

此言人之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以藏傷而精耗者卧不安也必精有所寄各在本藏而無失則卧斯安矣奇者藏也如肝藏魂肺藏魄之類然凡卧有不眠者血不歸肝營氣以燥而酒亡衛氣不能入于陰此人之所以不能懸其病也懸者絕也

帝曰人之不得偃卧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卧論在奇恒陰陽中

此言肺氣逆而為病也藏真高于肺為五藏之華蓋朝百脈而輸精于藏府肺氣逆則氣盛而脈大脈大則不得偃卧矣偃仰也奇恒陰陽中謂玉機諸論篇中言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也男兆瘕曰此處

奇恒之病病

經氣之脈
連血氣生
于胃府水
穀之精故
先論陽明
精氣之逆
氣口亦太
陰也學街
氣血藉手
足太陰之
此論始傳
之逆始傳
一逆則五
藏之氣皆
逆矣五藏
逆證已論
于玉機篇
中故下節
復論順傳
之病

肝藏之血
上行于脉
中下行于
脉外故名
內因之癰

提奇恒
二字
奇恒陰陽俱古經篇名經脉別論有陰陽揆度以為

此言人之不得偃卧者以其肺之邪氣盛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

此論腎氣逆而為病也夫左脈主血當沉右脈主氣當浮今脈不然其所主之病安

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

也脈合四時故冬診之左右脈皆當沉緊今左脈反浮而遲是逆四時之氣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

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為之病故腎為腰痛之病也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五藏相通移皆有

全相生而順傳于腎腎當復傳之于肝今反見浮遲之肺脈是腎藏有作不知

病而氣反還逆之于母故當主腎病之腰痛而頗關涉之于肺也

此言腎有浮遲之脈當知具有腰痛之病也據津節大義所謂右脈沉而帶緊與冬時相應所謂

應四時也左尺之脈遲而兼浮與冬時相反所謂逆四時也遲為腎脈浮為肺脈左尺浮而遲當主病

肺脈來見於此我左腎不足而肺不能沉故得肺脈耳其寔非肺病也當知其為腰痛之病耳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經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此言五藏

而反受母藏之寒邪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等類也癰雖同名而為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

之則為癰腫之病矣血脈之道因急乃行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故癰腫蓋言邪客于

之脈絡之中而為癰腫者宜用針開除去之夫腎脈上貫肝兩腎與肝脈皆循喉入頤頤故癰腫

在頤此也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順傳于肝肝氣旺而血聚于皮膚之問而

因于腎也為癰腫者宜石而瀉之益石者反其皮膚出血針者刺入經穴之中故病在脉絡者宜針病在皮膚者宜

石是以同病異治而皆已也男北黃曰瀉下者又宜灸始言針灸而後止言針石者蓋此篇論五藏之相

太陽少陽
根本相合
因不得出
故動疾也

傳而腎氣之氣已傳于肝故止宜針宜石設或有回瀉于腎者又當灸之此雖不明言蓋欲人意會讀者宜潛心參究不可輕忽一字

經曰有氣病者當同病異治也頭中有癰者或以石為針治之或以小針治之或以艾灸之而病有氣病者豈與真寒之法哉蓋病名雖同而實有微甚之異耳所謂以小針開除而去病者正以開氣或血聚故也唯其同名異等此所以同病異治也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經曰**肝移寒于心狂病中又肝病者善怒此肝雖順傳于心

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經曰**折屈逆也決流行也

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治之**岐**

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經曰**心為陽中之太陽巨陽有心之標陽也少

獨動而不休巨陽少陽不動者也今不**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

其食則已**經曰**食氣入胃散精于肝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脈毛脈合精行氣于府是食入于陰而長

故奪其食則陰氣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經曰**夫所謂怒狂者肝邪上乘于心鐵乃

衰而陽動息矣**經曰**此言巨陽少陽受氣于心肝二臟之陰肝心之氣上逆以致巨陽少陽之動大疾

經曰此言有病怒狂者有病由有診法有治法也人有病狂者以其陽氣之逆也陽氣有足三陽經即下

行而善怒而狂病名曰陽氣也此人有因猝暴之項有所挫折而事有難決志不得伸故三陽之氣厥逆上

拒項輸篇言足陽明獨不休故凡衝陽即此疾也地倉大迎下關人迎耳足陽明經常動者靈

而衝陽為尤甚彼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胆經則不動者也雖勝說經動天窗委中臑臂胆經有動脈不止

懸鐘聽會而皆不及胃經之尤動也今二經不動而至於動之甚速此其病之怒狂故諸陽之脈有如此

玉版王漢
診要經絡
諸篇皆論
逆傳之奇
病

應略曰四
九篇之中
如已大者
不止于四
九篇矣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

或于中故熱偏于身而四肢解墮也熱或則生風風熱相搏是以汗出如浴而惡風少氣

岐伯曰以澤瀉木各十分麋街五分合以三指撮為飯

氣之上升為雲而復下為雨也木乃山之精得山土之氣能通散脾氣于四旁

獨能去風除濕者也合三指撮者三乃木之生數取制化土氣之義後飯者復以穀氣助脾也

之病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金論胃病所生之精氣以太陰始而順傳于腎腎傳之肝

脾是五臟相通移皆有次而又有不傳便則腰痛頭痛諸病是四時六淫七情五志之外而有奇恒之

傳奇恒之中而又有順傳之奇病故人有不能愈其病也按本經八十一篇內

論疾病者止二十有奇而論奇恒者有十篇當知人之生病也多起于厥逆

此言酒風之證而有治之方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為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

則熱盛筋痿故身汗喘急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故凡枉飲者陽氣盛而腠理疎元府開惟傷感

多內虛熱重於肺肺氣亦虛故惡風少氣也治之者用澤瀉木各十分麋街五分合以三指撮煎服其

藥後飯而服謂之後飯也王注以為先用藥者不知此證在表先服藥則入裡故後飯者藥在飯後也

風蓋必主風痺益氣風痺益氣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堅也傳者大也此論切求奇恒之脈法也夫胃府五藏

沉之而細者其應手如針之細而沉者再按而厚之切而求之如胃府之聚于胃脾氣之聚于脾上經者

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

九野其氣皆通于天氣下經者謂通譯虛實以下至于脈解諸篇論疾病之變化金匱者如金匱真言

要精微平人氣象諸篇論脈理之要妙以決死生之分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曰金匱

所以決死生也按本經以上七十四篇為上下經後附論刺論穴論五運六氣五過四失如易之以八

六十四卦分上下經而後附經說卦論篇之義此非項曰按新校正云晉皇甫士安序甲乙經云